

方向感失效的瞬间,在这里是一种享受——

迷失在非斯老城

□ 牛瑾

我的美国房东

□ 梁归智



迷路肯定不是一件令人心情愉悦的事情,但有那么一个地方,你却很享受那种方向感失效的瞬间,这个地方叫非斯,在摩洛哥。旅游指南中关于非斯是如此描述的:“如果你只能选择一座摩洛哥城市去看看,那你就去非斯吧。”我们的摩洛哥之行又怎能错过?

到了非斯,照例直奔老城麦地那。非斯老城建于公元789年,是摩洛哥的第一座皇城,也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中世纪城市,承载着摩洛哥的过去与现在。但身在此处,却很难感知非斯老城到底有多大。穿过镶满蓝色瓷砖的布鲁日蓝门,一头撞进百转千回的街巷,还来不及看清楚,你可能就已经迷路了。

非斯老城有多少条街巷?有人说5000多条,也有人说9000多条。究竟哪一个数字更准确其实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无论哪一个都够我们逛上几天了。古代的非斯人似乎还没有“规划”的概念,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一栋房子旁边加盖另一栋房子,一栋又一栋地盖下去,道路也不用太宽,自家门前的路有一头驴或一个人那么宽就行了,公共道路可以“放宽”到两头运货毛驴的宽度。正是这种无序的、纯粹按需建房的逻辑,使得非斯老城包含了几十间房子,也几乎找不到几条直巷,不是东弯西拐,就是三步一斜、五步一转,每一条巷口都可能是一座迷宫的起点。怪不得,非斯人会把“最有能耐的地图师来到非斯也甘拜下风”这句话挂在嘴边。在这里,要凭直觉,而不是靠地图,地图只能让你越看越晕。

因为建城时考虑的就是毛驴的“感受”,巷子窄小、石头小路凹凸不平,所以,非斯老城如今的运输工具仍旧是憨憨的毛驴,汽车压根开不进来,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堵车问题;所以,“帕通!帕通!”(法语,“让路”的意思),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身后就会冲出一头驮着水或货物的毛驴,用它长长的睫毛跟我们“打声招呼”,然后擦身而过。

非斯还是手工业之都,制衣、地毯、木雕、铜器、蓝陶马赛克……各式各样的店铺应有尽有。走在迷宫一样的老街上,你总能听到工匠们工作的声音,嗅到空气中弥漫的古老气息,非斯老城的生活也就在他们的敲打声中日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流转着。而且,说不定在哪个转弯处,你也总能与百年老店不期而遇。当我们走进一家铜制品店铺,老板知道我们来自中国后,并不急着做生意,而是讲起了这家1922年就已经存在的店铺的历史,还拿出当年的照片给我们看,就连最后的砍价环节都慢条斯理。在非

斯,没有人求快,这种秉持传统、认真生活的态度1000多年来也没有真正改变过。

当然,在非斯老城找路,也有不靠直觉靠嗅觉的时候,那就是去皮革染坊,循着那股子怪味一定能找到。非斯出产的皮具是摩洛哥乃至整个欧洲公认最好的,不少作坊的楼顶天台也都开放出来,供游客近距离感受这里的皮革制作工艺。

站在天台俯瞰下去,上百个大石臼排列组合成染缸“矩阵”,里面盛着各色的天然染料,红的、棕的、蓝的、黄的,就像一块巨大的调色板,瞬间吸引了全部的目光。几十个工人弯着腰在染缸间劳作着,他们或跳进缸里,用脚踏着皮革,好让其均匀上色;或用木棍挑起浸泡在染料中的皮革,查看效果,然后,再重新放回缸里,铺展开来。据说,要完成一块颜色鲜亮的皮革,必须反复揉搓、踩踏、清洗、晾干,得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染制的场景是容不得初来乍到的游客仔细观赏的,因为浓烈刺鼻的味道会让人几乎失去思考能力。这时,上天台之前店家送上的薄荷叶就该派上用场了,放在鼻子下,或像当地人一样,将薄荷叶团成一卷塞进鼻孔里,果真能滤掉大部分的臭味。

从天台拾级而下,看到作坊的展厅中颜色艳丽的鞋子和背包,再回想几分钟之前看到的壮观又原始的制革场景,不用店家推销,我们已经掏出“荷包”,挑选中意的商品去了。

其实,在今天,很多国家都已经用现代化的手段鞣制皮革了,只有非斯人还固执地恪守着传统的技艺。有人说,非斯人不进取,落后了。我倒觉得这样挺好,秉持着最初的信念,任外面纷纷扰扰,这座城始终有着旧时光的美好。



上图 在非斯,毛驴是运输货物的主要工具。



右图 手工艺人在制作铜器。

翟天雪摄

非洲媒体看中国

□ 郭凯

非洲人眼里的中国已不是神秘大陆,中国形象变得立体而真实



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地理距离没有阻断非洲朋友了解和认识中国的热情。媒体是国与国人民相互了解的桥梁。非洲媒体眼中的中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风景。

前几天,西非之角的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有一场“中塞媒体研讨会”,向我们展现了非洲媒体人眼中的中国。这个研讨会到今年已经是第三届了。透过这个平台,我们看到,非洲人眼里的中国已不单纯是“人人都会功夫”的神秘大陆,中国的形象开始变得立体而真实。

能讲中国故事的非洲记者越来越多。阿里·迪乌夫就是一个。他供职塞内加尔官方报纸《太阳报》。刚刚结束了在中国十个月的考察学习,他一下飞机就马不停蹄赶到研讨会现场。这位记者还专门制作了翔实的PPT,向与会来宾详细

解读他眼中的中国、中国媒体以及中非媒体交流现状。

他盯住媒体交往的“薄弱环节”,层层展开。他说,非洲媒体对中国报道缺乏深度和角度,首先是语言隔阂,懂中文的非洲记者少之又少,无法直接在中国工作,或从中文媒体获取信息;其二是距离和资金支持问题。非洲媒体没有实力派自己的通讯员常驻国外,何况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了。这是个现实问题;其三是记者个人的经验。如果非洲记者有机会去中国访问,亲眼看看中国的发展变化,同时保持一个非洲人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社会的进步与问题,那么他的报道,就会客观公正的多。

这次中国之行,他参加“中非媒体中心”组织的培训和集体采访,到了浙江义乌,还报道了由塞内加尔在华商

人举办的“投资塞内加尔论坛”,与各行各业中国人在和华非洲人都有充分交流。一些之前困惑他的问题,也得到了顺利解决。有非洲人总觉得“made in china”质量差,非洲商人向他道出了“生意经”:中国也有好货,但是“一分钱一分货”,非洲社会购买力还比较低。非洲各国各区域发展差异很大,文化习俗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同样幅员辽阔,中国是丰富、多面的,中国文化历史深厚,也需要非洲记者下功夫去学习和体会。

塞内加尔大型新闻网站 seneweb 的记者达武德·米内也在不久前接受了中国政府的邀请,采访了中国“两会”、厦门“金砖峰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他的故事有很多“政治议题”。比如,他专门说到好多西方媒体喜欢炒作的“新闻自由”话题,他的亲身感受是:“在中国,看什么,采访什么,怎么写,都由我自己决定。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来管我,我在中国感受到的只有平等相待的尊重。”

塞总统新闻顾问乌斯曼先生说,塞内加尔愿意学习中国经验,为中非人民互利共赢的未来,作出贡献。

奥地利皇宫的中国风情

□ 黄海顺



斯特凡皇帝的居室“蓝色中国沙龙”。

黄海顺摄

在维也纳西南部,有一座奥地利皇家的昔日夏宫——美泉宫。它是欧洲最美丽的巴洛克宫殿之一,曾是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家族的皇宫,见证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兴衰。如今,美泉宫是维也纳最负盛名的旅游景点。

美泉宫得名于一眼泉水,这里原是一片开阔的绿地。1612年,马提亚斯皇帝狩猎至此,发现了一泓美丽的涌泉。真正让美泉宫大放异彩的是哈布斯堡王朝历史上唯一的女性统治者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在她手中,美泉宫从一个狩猎时使用的寝宫变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宫,成了皇家和政治生活的中心。

美泉宫占地2.5平方公里,拥有1400多间房间,可以居住超过1000个贵族、仆人、军官、教职人员等,直追凡尔赛宫的规模。美泉宫的布局和设计到今天都没有过多更改,我们依然可以瞻仰女王时期的华丽宫殿全貌。特蕾西亚女王十分喜欢遥远东方的中国文化,不惜用许多价值连城的中国艺术品来布置自己心爱的宫殿,如今美泉宫内许多地方都流露出古典、雅致的中国风情。

特蕾西亚女王的丈夫弗兰茨·斯特凡皇帝的居室就被称为“蓝色中国沙龙”。最早,这个房间装饰的是桃木镶板墙面,1806年被换成了价值连城的宣纸墙面。宣纸墙面用黄色做底色,方形和椭圆形的蓝色画框里绘制了代表中国人生活的四大主题:养蚕缫丝、种植水稻、采摘茶叶、制造瓷器。画框周围缀以鲜花、飞鸟、蝴蝶等精美图案。

1765年,斯特凡皇帝去世后,特蕾西亚女王将他的书房改装为纪念厅,现在被叫作“漆画厅”。漆画厅不远的“瓷器厅”是特蕾西亚女王娱乐和工作的地方。厅内213块蓝白相间的中国水墨素描画被青花样式的木雕画框包裹,如同瓷器一般镶嵌在墙面并一直延伸到天花板。这些模仿中国青花的素描作品都是特蕾西亚的丈夫和子女们亲手绘制,每幅作品上都有他们的签名。特蕾西亚女王为了“解馋”,特意让丈夫和子女们模仿绘制的。

美泉宫里还有一个圆形的小型会议厅,白色描金的护壁板上镶嵌各式大小和形状的中国漆画,镀金边框

的支柱上托放着昂贵的中国青花瓷瓶。这里被称为“中国厅”,是特蕾西亚女王用来召开秘密会议的地方。

痴迷中国文化的特蕾西亚女王,不仅在宫殿装饰上别有一番中国风情,甚至还和亲友在这座奢华的皇家宫殿里演出过中国元朝的戏剧。



特蕾西亚女王孩子们的仿青花素描。 黄海顺摄

再度回到纽约,廖先生的兄弟从马来西亚来,把原定我租用的房间占用了去。我于是有了第三家房东。

其实是二房东。真正的房主住在外州,把这栋纽约的空房租出去。一层和二层是长期住户,底层还有地下室,好几个房间,就委托住在一层的郑太,代理散租。我就成了其中一间的临时住户。

郑太是从广西农村来的移民,一个地道的中国农村家庭妇女,丈夫在餐馆打工,每天早出晚归难得见面。除了收房租,郑太有时下来使用洗衣机,顺便就闲聊几句。

“我来了美国好几年,真把我憋死了!整天窝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刚来那会儿,我得给十几个人做饭,我老头的弟弟、弟媳妇几个,轮流回来吃饭,时间不一样,不断地做饭,不断地洗碗,把我累得要命,他们还不满意。”

“我老头在餐馆作工,打电话都没处打。要是出个事,那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呢。”

“我已经回大陆去了两次,我对我老头子说,你不让我回去,我就跳楼……”

我有时真想跳楼。在家乡几多好,想干就到田里干一干,不想干就和乡亲谈谈话。在这儿就和坐监狱没啥两样。”

郑太有这种独到体验,对刚从国内来的房客就格外有一种关怀和温情。对房租催得不是那么十分紧迫,每个周末还把一周的《世界日报》拿下来给大家免费阅读。

郑太说他们没有攒下钱,把钱都花到回国探亲上面了。老两口有四个孩子,两个小的还在读中学,两个大的则已经在纽约上了大学。美国大学的学费可并不便宜。当然这是郑太老两口的一种成就了,可骄傲的成就。

我回国的时候,郑太托我带了一顶帽子和一双鞋,从国内寄给她广西的母亲,这要比她从美国邮寄划算一些。郑太想她的母亲,她的乡亲,想广袤无际绿油油明晃晃的水田。她想得很苦,这种感情在英语里叫homesick。